



A26、27

艺术品鉴赏/平台

大家

现代快报 2014/11/29 星期六

责编:王凡 见习美编:吕鑫 组版:郝莎莎

■编者按

当今,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画艺术正面临着从未有过的激烈挑战,西方艺术以席卷之势遍及世界,社会的急剧转型使中国画的传统形态无法承载现代生活的巨大重量。而日益强大的中国,需要有与之相匹配的艺术面向世界;文化的广泛交流,需要中国艺术以自己的现代形象展示于世界艺术之林,这是当代中国艺术家责无旁贷的使命。为此,从2012年开始,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的博士生导师林逸鹏教授发起并策展了“重塑东方美”画展。该画展集聚了当今国内一群顶级的现代型中国画家,每年一次轮流在国内大城市巡回展览,数年后到发达的西方国家展出;同时邀请汉文化圈内一流的思想家、哲学家、美学家、艺术理论家召开学术研讨会,构建现代中国画的理论框架。如今,第三届“重塑东方美”大幕再启,本次展览将落地南京、广州两地,再一次激起大众对中国画学术与创新的关注。

前言

第三届“重塑东方美”画展的主题是“美在慧眼·水墨心印”,旨在展示、探讨我们这个时代美的精神与形态,续写历史悠久的东方美的历程。

美是什么,可能是一个永远讲不清的命题。为了她,历代思想家不知道绞尽了多少脑汁,书写了多少优秀的篇章。但是,直到现在为止,也没有谁能够斩钉截铁地给美下一个终极定义。也许,难以捉摸、难以描绘、难以叙述,没有标准答案才显示出了美永久的魅力与生命力。

无疑,文字难以言表的美,生活中却是丰富多彩、无处不在的,我们可以感悟现实生活中美的内在精神和外在形态。我相信所有的美都是人类感知的结果。正因此,我们能够看到每个民族、地区的习俗、喜好都有着自己的趣味和风貌,折射了世界的丰富性和人类内心审美的多维度与不同的感知方式,并成为各自文化的一部分。“重塑东方美”正是以审美的不同特性作为追求的逻辑起点,寻找她在这个时代自身存在的意义与发展的路向。

常识告诉我们,任何审美经验只有深深融入它所处的时代,才成为文明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。当今文明的核心价值是崇尚个体生命的自由和尊严,我们在敬重一个民族审美精神的前提下,更注重维护和张扬其中每个鲜活生命对美的追求,尊重每个艺术家关于美的独特判断和独到眼光。所以,“美在慧眼”。

绘画艺术的美是视觉的美,视觉的美需要具有视觉功能的载体去完成使命。奇妙、独特的水墨材料,既是中国画艺术身份的象征,也是表达中华民族审美情趣最富有弹性的工具。以万物归一整体地理解世界,以心灵悟道,以抒情写意的方法表达灵魂深处的审美境界,是东方文化流传千年的生存轨迹。

内在审美趣味与水墨材料的融合中,涵盖了“重塑东方美”画家群体的审美感悟及视觉表达,也是“水墨心印”的含义。

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林逸鹏



张培成

1948年生于上海,曾就读于中央美术学院,毕业于上海大学美术学院中国画系。上海市文联委员、上海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、一级美术师、上海中国画院兼职画师、上海大学美术学院、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兼职教授。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。



张培成《勇士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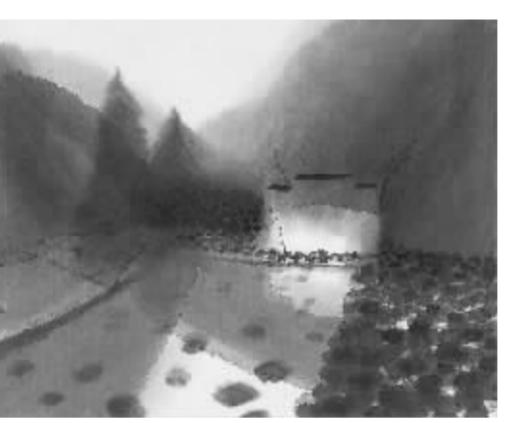
培成给美术界的第一印象是“好色”——是他那幅在第七届全国美展上获铜奖的《微风》,风不大,但色彩却浓烈得很,黑墨映衬着明黄、湛蓝、艳红、粉绿,直把那闽南鱼市季节的惠安女们画得热闹纷繁。它如同民间年画的色彩,纯度的五色安置,却又运用阔笔泼墨和色块构成,赋予它强烈的现代感。它不仅因色彩之明丽吸引你的眼球,那稚拙憨朴的人物形象的塑造,乃至手、足的微妙动态和熟蟹酒碗那些细节的刻画也颇耐读。之后,培成又以《海之女》(1997年)入选“百年中国画展”,色彩还是那么明亮,但人和物、形和色杂陈着、叠措着,更多了些“洋”味。在20世纪末的那个年代里,中国画如何走向现代的呼声已经淹没了“穷途末路”的慨叹,不离大众的形象和劳动生活,却又高度追求个性的形式;不弃笔墨,却将那极“土”的中国民间艺术资源调动起来,与那西方现代绘画图式嫁接,是现代表现性中国画艺术的一途。

——刘曦林



沈勤

1958年生于南京,江苏省国画院国家一级美术师。



沈勤《山水》

沈勤是个务实的人,也是一个激烈的做梦的人。他不去恣意想象,而是观看,但他看的是艺术家的看。在所有高浓度感知觉的地方,他的作品都保持纯艺术的创作。这些作品与所谓现实之间的关系,跟梦之真实与醒之现实之间的关系,别无二致。梦也是现实,只不过梦之现实和沈勤作品之现实一样,都不曾外在于它们各自的媒介。它存在的媒介不外乎由笔、墨、纸所构成的水墨。沈勤注定是水墨的媒介,这个宿命将他与那些伟大的人文画家们联系在一起。

沈勤是个羞赧的人,同时也是个固执的艺术家。抛头露面让他感到局促,这种羞涩来自于一个时时与自己的内在进行危险的近距离接触的人。如此靠近内在自我是需要安全感的。与朋友相处的时候,他健谈、机智,甚至有点愤世嫉俗,总让人感觉到些许紧张和警觉。

——阿克曼



刘庆和

1961年生于天津,1981年毕业于天津工艺美术学校,1987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民间美术系,1989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,获硕士学位。现任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教授,硕士生导师,院学科委员。国家画院研究员、广州美术学院特聘教授、硕士生导师、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。



刘庆和《伴儿》

刘庆和的视觉图像极富新的中国性和东方元素,温和中暗含内心躁动的激情,含蓄中又时时流露着浪漫情怀的表达,激情的讲述中又透露着逝者如斯式的生命感怀,水色的妩媚,墨色的交融,线条的混搭,强烈的东方情调和中国意境,意蕴深远的缥缈背景,引人遐想令人痴迷的神情,欲望即将获得满足的释放和激情的冲动,笔触表现的强烈,偏爱用线和追求坏画的境界,偏爱在其特有的皮纸上的撒野与放纵,这种野性渗透在他的视觉形象中,简洁的形象中又有一种观念的延伸,弥散在他整个的叙事空间,释放出的是一种不受束缚和追求自由的人性,更是对学院体制和各种非议的抗争。

——冀少峰

第三届“重塑东方美”——美在慧眼·水墨心印(之一)



陆春涛

1965年生于上海崇明岛。1984年至1986年就读于上海外国语大学美术专业班。现为上海市政协委员,上海书画院副院长,上海中国画院兼职画师,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,上海市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。



陆春涛《荷塘·2014No.030》

作为当今水墨艺术实验的中坚力量,陆春涛的水墨艺术创作实践,也一直处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左右逢源,不中不西、亦中亦西的实验之路上。相对许多离经叛道的激进者而言,陆春涛的水墨创作显得不够“先锋”;而在另外一些捍卫传统的“文化保守主义”者眼中,陆春涛的实验和探索,又似乎做得有些“数典忘祖”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,陆春涛的艺术及其人格本身就是一个丰富的矛盾体,正是这种丰富的矛盾造就了他艺术世界的多彩与多元,色不异空,空不异色;荷塘秘境,亦幻亦真。这是一种具有文化乡愁的现代水墨意境,也是艺术家返璞归真的心灵返乡之旅。其中映射出当代中国水墨艺术探索的精彩纷呈与瑰丽多姿,如王羲之所言“从山阴道上行,山川自相应发,使人应接不暇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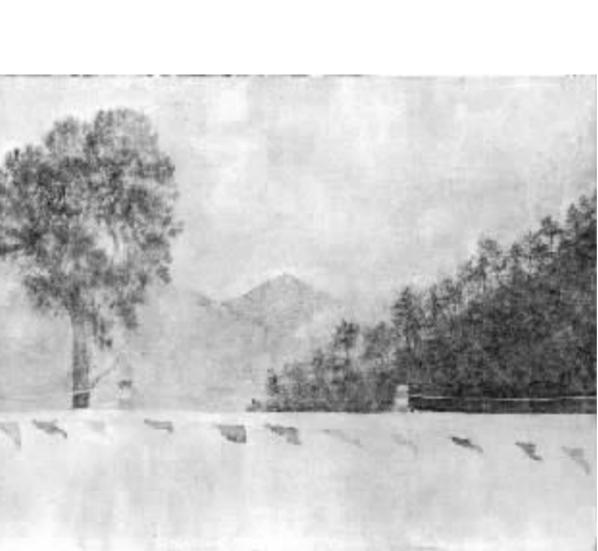
陆春涛的水墨艺术重在以“异色”营造“秘境”。此色彩之于墨,幻化为五彩;此景由心中之境而生发,思接千载,心骛八极,故而是一种具有浪漫情怀的文化乡愁。艺术“意境”的开拓与营造是其水墨艺术探索的核心命题和原点。他创造的水墨“秘境”既是一种“有我之境”,更是一种“无我之境”。有无之间,相由心生。既由心生,必通于神。

——管郁达



丁蓓莉

字小真,1972年生于上海,1995年毕业于上海大学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本科,2000年毕业于上海大学美术学院中国画系,美术学硕士。现为上海大学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副教授,硕士生导师,上海市美术家协会理事。



丁蓓莉《虹》

学习工笔画出身的丁蓓莉,有着非常扎实的传统功底。其创作之初是以对花卉的另类描摹起步的,那些花卉在她的画面上往往被还原为植物标本般的形象,在冷静而谨慎地使用传统语言的同时,她主动地规避了梅兰竹菊式的传统文人画语法。1990年代中后期,她的作品造型洗练、用笔清秀、设色淡雅、构图疏朗,富有极简主义般的美学特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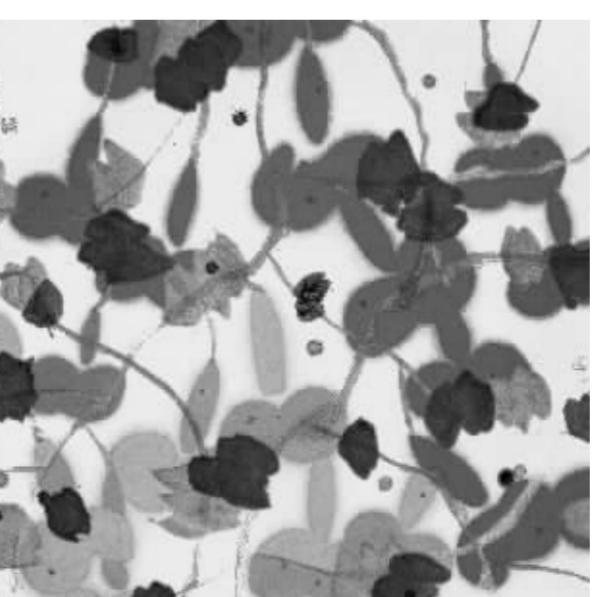
随着交通工具和影像记录工具的不断演进,当代人的自然观已经产生了巨大转变,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,也让周边乡野的景象在不断改换着面目。丁蓓莉的画面上不时会出现一些带有明显时代特征的房屋,有时甚至是塔吊林立的工地,这既是对社会现实的忠实反映,更是题材选择上的良苦用心。石涛曾说“笔墨当随时代”,那么,当代水墨艺术能否在维护自身属性的同时保持与时代脉搏的同步?丁蓓莉用她充满着文化乡愁的、漫游式的作品给出了一种肯定的回答。

——李旭



张桂铭

1939年出生于浙江绍兴,1964年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(现名中国美术学院)中国画系,同年入上海中国画院专业创作。历任上海中国画院副院长,刘海粟美术馆执行馆长,中国美协理事、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画艺委会委员,上海市文联委员等。1988年被聘为国家一级美术师,1998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,2011年被聘为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。2014年9月22日去世。



张桂铭《佳实》

张桂铭的画,一反传统中国画的含蓄及文气,在用色上大胆而强烈,他自己这样说过:“传统中国画不太注重色彩,如果稍强烈鲜艳以后呢,就会平一平,光一光,这样就看起来似乎比较舒服。我后来是有意把它强烈了,把中间调子抽掉,一些灰的东西抽掉,把线条加强,让颜色明快,造成强烈的对比。这样一来我的作品比较跳。”色彩强烈,与现实存在相关,特别是城市生活——高楼大厦,灯红酒绿,立体交通,以及速度、节奏和色块混杂,与以往那种文人画所表达的境界完全不能同日而语。画家从当下感受出发,表达一种新的视觉经验,并把它融化为自身的品质,是令人羡慕的。张桂铭敢用大红大绿,大黄大紫,辅之以基本的中国画线条和墨色,使画面产生了视觉的冲击力,色彩之花哨,之不和谐,之互相冲突,反而导致了视觉的均衡、和谐和统一。在当下中国画坛,张桂铭的用色是十分少见的。

——李小山